



南方的秘密

刘诗伟 / 著

作家出版社

南方的秘密

刘诗伟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的秘密 / 刘诗伟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2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8571-8

I. ①南…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9276号

南方的秘密

作 者: 刘诗伟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00 千

印 张: 29.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571-8

定 价: 4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刘诗伟 湖北仙桃籍，现居武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毕业于荆州师专中文系，后于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1980年代，发表《告别绿巢》《一个散步的女人》《女贼讲给县长听的故事》等小说及其他体裁文学作品。四次获省级报刊文学奖，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90年末“下海”供职某港资企业，曾获中国首届营销企划“金鼎奖”。2000年创办问鼎咨询机构，著有经管专著《终端宪章》。近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著有长篇小说《在时光之外》《拯救》。



刘诗伟

等待中，顺哥掏出烟，敬给男的，也问女的要不要，自己点上一支。烟抽到一半，黄眼镜的手机响了，接听后说好的回来吧，就^转头对顺哥说你没骗我们。顺哥殷切地笑：现在可以放我妹子了吧？黄眼镜拿目光征询同伴意见，一个女胖子甩甩头：不行，卡上的数字还没有变成现金呢！顺哥退一步说：要不这样，我留下，换我妹子。众人不能否认这是更大的诚意，黄眼镜^{推推}镜框，掏出裤兜里的钥匙，起身走出车间。不一会，秋芳随黄眼镜过来，见到顺哥，大呼姐夫，向前直扑，顺哥迎住，在秋芳背上连连拍打，说好了没事了，因感到一对奶子满满地压在胸脯上，连忙将秋芳往外推，秋芳抱着顺哥不放，昵昵地嚎啕。

顺哥知道秋芳是受了惊吓，却说：我是姐夫呢，起来吧！

秋芳止住哭，直起身擦眼泪。一会儿，晓得顺哥要换她出去，又扑向顺哥，而这回可是带着^着感情的。顺哥劝道：没事没事，他们都不是坏人，只是你一个女人家留在这里不方便。

作者手迹

自序

一直想这样写一个故事，让这个故事无论怎么重新定义都可以用真实的皮尺检测其准确度。我相信抵近真相才是开放的态度，而准确是正确和善意的前提，它的有趣的发现和诉求或可持久站立。但准确更需要发现和勇气，并不妨碍心灵的跳荡。

往事重重，我们仍在经历一场漫长的纠缠……

关于直面当代中国的叙事，常常让我想起雨果的话：富人用温度计测量温度，穷人用皮肤感受冷暖。我想，那些贻误后世的表述多半是用现成的温度计写出来的，只不过各人的温度计取自不同的先验。观念通常比事实轻浮。我愿意在生活之中。我不相信，艺术创造除却“皮肤”的功能还有什么更靠谱的帮助。尽管我也是一个温度计爱好者，但我以为温度计只能服从和协助艺术的“皮肤”。这不是排斥主体理性和寻求新解的可能，也不会折断想象的翅膀，恰恰相反。

为什么较真？因为我们要在世上做人，或者活着，艺术应该对真正的文明有益，而准确艺术的性价比总是会更好一些。同时，我的“皮肤”恰好给我带来了这个别人不知详情而我又为之惊奇不已的当代故事；虽然它在我们时代的中心，却正在被曲解或低估。

我宁愿为了准确的趣味而承当麻烦。因为生活。

目 录

引子一 等待之际	1
第一章 π 诗	6
第二章 爆炸	26
第三章 奶子	45
第四章 秋收	64
第五章 女人	86
第六章 赖子	106
第七章 胸模	127
第八章 上边	151
第九章 政治	172
第十章 红叉	196
第十一章 遮掩	217
引子二 到北京去	239
第十二章 慌乱	243
第十三章 太顺	266
第十四章 白狼	282
第十五章 辉煌	303
第十六章 挤兑	325



南方的秘密

第十七章 阿香	352
第十八章 归来	372
第十九章 木马	391
第二十章 π 事	410
第二十一章 斜坡	434
引子三 当代逸事	459

引子一 等待之际

一些人所共知的秘密悬浮在生活的上空，世面流行无端的微笑。

多年前，人们坐上街边的酒桌，开始往嘴里捡花生米时，都会说起顺哥，起先一本正经，随后便泄露日弄的诡谲。这些年顺哥隐着，社会的新鲜不断涌现，而所有忽然老练的人们早已不必羞涩地遗忘一切，包括许多从未确定的东西。

世上的消息已是格局。顺哥说：这个时代啊，必得把自己弄得不像自己。他倏忽一笑，又说：无论怎么装点，到后来都只剩一副鱼骨架，仍在风化中。近年来，顺哥像一个知音很少的三流公知，总是把休闲欢悦的场面弄得戛然而止。

顺哥凭窗而立，向着窗外。那窗在江城的高空，有些遗世的孤傲。窗外目光所及是蜿蜒的长江，像一条浑黄的飘带落在人间，不见波澜，所有行船都渺小得凝滞，宛如历史丧失表情的姿态。顺哥的身后是一间华丽包房。刘半文和顺哥的几位好友一起侧过头去，望着顺哥伟岸而歪斜的背影。

这是201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包房里，瓷白的枝形灯饰和几只晶亮的高脚杯全然愣怔，空气中略微浮动法国白兰地和中国乙醇的现代香氛，由城市肠肚里传来的天籁之声清晰而芜杂。时光停顿，让人想起变成岁月的往事。半文知道，顺哥是在说他自己。以顺哥而今的境界，没必要抹煞事实。顺哥的故事一直演到现在，像一条奇怪的鱼，虽然尾部早已成了骨架子，鳃头却水淋淋地奋勇向前。

顺哥突然回头，说：半文，陪我再做一件事。

半文当然说：好啊，你吩咐。

顺哥说：有些麻烦的。

半文说：有顺哥，不怕。

顺哥大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故事向来有两个版本：官方的和民间的。官方版本曾经在中国无比响亮，许多馆藏的纸本一定尚未全然腐烂；而民间的版本原本活在口头，几乎可以长久地任意修改或加工。虽然，这两个版本各表其义互不相干，把事情弄得扑朔迷离，但偏偏让人一诧，发现互不相干的并存之外还有更好的故事。就像两种颜色，红与黑，一旦泼在同一画面便起了冲突，在现代眼光里倒是别有意味。那些年，人们拿顺哥佐酒，或者诙谐国事，多半是将一条平原的草鱼说成死鲢鲢或者生猛大鳄。谁能阻止世人的嘴头快活呢？

顺哥的全名叫周大顺，另有许多头衔或称谓。不过，但凡像刘半文那样接近并热爱顺哥的人，若以周大顺之名或某种头衔来讲述顺哥，断然不太顺畅——就像有洁癖的人，面对戴了脸谱的女人总是难以澎湃起来，虽然那女人还是那女人——虽然周大顺还是顺哥。从前，半文几度跟顺哥跑事，近乎谋臣或狗腿子。顺哥闲下来，恰逢心情又好，就跟他谈论世事人生，免不了也来几桩荤段子，而且幽默。

顺哥说，要是在美国，如果一个女人大泄春光，即使别人惩（注：方言，按倒的意思）了她，也不会被判强奸的。那回，老子坐渡轮由江北去江南，单手撑在舱柱上，一个大胸的姑娘也靠着那根柱子。老子一低头，从她翻开的领口看见了里面的东西，老子就看，不料她大叫流氓，让人把老子扭进了派出所。老子在派出所嚷：她敞在那儿，老子看都看不得？她不敞老子不就没得看了！但派出所的人那时思想不开化，不懂，相信奶子是看不得的。后来老子就按中国套路托人去江正街把你嫂子找来，等你嫂子一到，全体大盖帽都他妈哑了——老子的老婆那么漂亮，犯得着看别人的那两堆破玩意儿吗？立马放了老子。

半文听着，像上海人一样礼貌地微笑，并不点头。因为半文知道的情况跟顺哥的说法不大一样。当时，顺哥在人家领口下看到的東西并不是那东西，而是胸罩，一款能够凸显两颗乳头的胸罩，很新鲜。

他观摩时，那女子有了觉察，悄然转身，但人家转顺哥也转，两人绕着舱柱转了至少三圈，人家才忍无可忍地呼叫。到派出所后，顺哥吓得脸色苍白，赶紧申述自己只是研究胸罩的款样而别无雅趣，别人不信，他就扑通跪地，说出自己是做文胸生意的小老板，在江正街的侧巷里开有一间胸罩店。派出所着人去看了店，带回顺哥的老婆和一打胸罩，这才决定放人。临走时，顺哥心有不甘，转头宣讲美国法律，被轰出大门……

顺哥却不在意半文的态度，照例感觉良好。又一回，顺哥从一堆旧报刊中抽出一张报纸，给半文看。那是一份大报，在头版正中刊登的合影照上，一眼可见顺哥的身影。顺哥的尊容不止一次上过报纸，但这次的规格最高：照片里，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中南海是背景，背景前面的背景是一片人物群像，在人物群像前，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正与顺哥握手言笑，态度十分亲切，另一只手还抚拍着顺哥的膀子。半文看照片时，顺哥很洋派地端着烟斗为他做旁白：瞧，当时首长特地把我叫到面前去，让我激动得胡说八道，连说过什么话到现在都想不起来了！

半文自然还是那样笑着。记得策划这张照片的人事后透露：当时，顺哥得知首长将于次日接见全国企业家代表并一起合影的消息，紧急邀他合计，而顺哥届时如何出场和怎么说话都照着方案排演过五六次。第二天上午9点，首长正面对站成一片坡面的企业家讲话，顺哥从侧旁斜杀出来，拉着长音呼叫：首长——我来了！于是就咔嚓咔嚓，有了那张把全体企业家变成背景的照片。可见，当时并非“首长特地”，也不至于什么都“想不起来”。至于之前之后都咔嚓过，何以唯独刊登这一张，策划者说，他代表顺哥请人上北海吃仿膳，还带去了若干地方特产……

所以，顺哥的事多有疑案，即使是半文，也不能随意发挥，否则犹如官版和民版的故事，不一定符合。尼采说：真相的最大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至于顺哥本人，他不是职业撒谎者，有时把故事讲得变样，只是凸显故事中本来也有的那个部分，过过干瘾；而且通常只跟半文这么弄，因为顺哥是个半吊子，他明知半文晓得真相，仍要抒

情，以为是给人启蒙。所以，自己的真相固然自己知道得多，但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也不一定靠谱。顺哥的故事孤独地搁在我们的时代。

近年，顺哥拄一根褐色藤木拐杖，那藤杖忽然又成为国人考据和推断的焦点，而且迅即形成三种学派：一是产地学派，起初说是云南藤，接着有东南亚藤、南美藤、非洲藤之争，后来就考证哪种藤木最为名贵，以名贵之最做出结论；二是保健学派，依据营养学生物学传导学原理，指出此藤似藤非藤，内含多种天然微量元素，兼具身体预警及急救装备，是美国加州的最新科技成果；三是护身学派，对其他学说一律嗤之以鼻，并诘问难道像顺哥这样有钱的人最为需要的不是防身护身吗？所以此藤固然似藤非藤，而杖内设置的其实是电子侦察兼狙杀的武器；还是一把伞，一把遇上空难可以呼啦一下张开的降落伞……有人当面向顺哥求证，顺哥仰天大笑，人们越发相信自己的论断，仿佛人类又回到了可爱的童真时代。

顺哥拄拐杖是因为腿脚不便，说白了就是一个跛子，北方佬也叫瘸子。半文跟顺哥是乡党，他们那儿有出跛子的风水，跛子们像阴天里的星星在平原的大地上忽闪。顺哥跛于左腿，半文曾经见过：细细的，皮包骨头，像一根有节疤的竹棍，略微弯曲。他的身高接近1米8，因为左腿而不能确定。但顺哥总是在赶路：左脚刚一着地，右脚赶紧跨出一大步，随之将左腿连拖带扯地甩上前来；尤其是上肢运动，双手握拳，两臂大幅划动，仿佛空中另有大道；那已然发胖的身板也协同着，从后颈到尾椎一波一波地耸动，跟一条矫健的打弓虫没有二样。当年，顺哥在中南海就是这样冲向首长的，想想，多么动人的一幕啊！半文每每看到顺哥走来，心头不免怅然而惊异，觉得他的行走真像英东游泳馆里一冲一冲的蛙泳！

顺哥的脸是“目”形的，实际是大过“日”或“国”的大目脸；那目脸的肤色不够纯粹，既白又不白，迎着阳光，可以澄出三种以上的灰暗杂质，像无数细小的金属颗粒，在白净的水中搅不化，混乱而坚硬。这样的目字不搞蚕头凤尾的技法，笔画都很拙重，表现出横横竖竖的坚毅，而如刀的唇吻抿着冷峻，定定的眼珠里有些雄心泄露；

除非面对一张让顺哥打着主意的别的什么脸，它的软和的笑样配上歪斜的身子，一定令对方毫不犹豫地信服而踏实，甚至感动。当然，若是跟半文在一起，那目字就散了，嘻嘻地笑。这么说，这样的脸明显掩盖了阴虚阳亢的潜在劳损和杂乱莫名的束缚与荒凉，有了一些国际感——您见过美国人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作《1948年第5号》吗？就是那个意思。

现在，半文和顺哥定居在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江城，但他们都来自各人记忆中的乡下。那里叫江汉平原，大片土地位于江之北、汉之南；在实在没什么值得吹嘘的时代，那里的人以“我们是中国的中”聊以炫耀。显然，这样抒怀有所不妥，谁都知道，中国之中心在北京，这里的人去了京城，连的士司机也礼贤下土地说：听口音您是南方来的吧？……所以，许多经验在顺哥这里是捡不到便宜的！

第一章 π 诗

1

1983年正月初三，顺哥第一次去省委冯书记家里。这不是顺哥的起点，而是线索。那个遥远的早晨，一些尖锐的东西接二连三地暴露，以致往后时光流洗，不断濯去世相的芜杂，但顺哥当时的心境长久滞留在雪后的晴空下。

大约上午10点，太阳照耀雪地，H省的省城白光灿烂。印象里的天气冷不冷是次要的，寒风或许是有或许也无。在省级“高干”居住的杨柳院里，一棵在冬日失去杨柳面目的巨树坠下一串雪沫，一路发出幽幽沙沙的细响。年轻的顺哥从省委冯书记温煦的家中出来，嘴上冒白气，歪在台阶下，跟书记挥过手，转了身，正欲一歪一颠地离去。突然，身后发出一个小女孩清亮的叫唤：周伯伯（bóbo）——拜拜（bāibai）！顺哥的心头咯噔一下，陡然打住，赶紧回身去瞧，以右脚为支点，扒拉着左腿，缓缓转过身来，仿若老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隆重，即刻就让长长的目脸笑出无数放射的横线，一面蹲下身去。

那小女孩是冯书记的孙女，四五岁的样子，穿红花棉袄，头顶扎两朵辫花，苹果脸漾出天真的笑，由矮胖的爷爷冯书记牵在手上。顺哥蹲着，抬手朝自己这边扇动，招呼小女孩过来。冯书记以为顺哥单是喜欢小孩子，就松手示意孙女过去。待小女孩站到面前，顺哥从胸兜里掏出两张10元的票子（这是当时的大票面），递出去说：对不起呀，周伯伯（bébe）光顾着跟爷爷谈工作，忘了送你压岁钱咧。小女孩怕钱，缩着手，回头去看爷爷冯书记，冯书记说：大顺，太多了！

顺哥说不多不多，就抢过小女孩的手，把票子捏在小手中，赶紧转了话题问：小朋友，周伯伯（bébe）给你提两个小小的建议好吗？小女孩点点头。顺哥说：一、周伯伯（bébe）是乡下人，乡下不兴叫伯伯（bóbo），应该喊伯伯（bébe）的；二、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说拜拜（bāibai），说再见——以后周伯伯（bébe）再来，就改过来好吧？小女孩不懂为什么要说错话，茫然看着顺哥，冯书记连忙替孙女应道：好的好的，以后一定按周——伯伯（bébe）——的建议，跟周伯伯再见。

顺哥马上就抓落实，对小女孩说：来，小朋友给周伯伯（bébe）打个招呼，周伯伯就走了。

小女孩使劲儿眨眼抿嘴，终于扬起一只手来，结巴道：周伯（bé）——伯（bo），拜——再见！

顺哥像哭一样笑了，说：好的，再来一遍。

小女孩运足一口气，大声喊：周伯伯（bébe），再见！

顺哥就笑，站起身，快乐地向小女孩挥手，向冯书记挥手，像刚才转过身来一样掉转身子，一歪一颠地离去，不再回头。相信冯书记许久望着他的背影。

如此，这个早晨的亲切和明亮就多了些分量。在H省，哪个老百姓能像顺哥这样在正月初三进入省委冯书记的家中拜年，并承蒙冯书记出门相送的礼遇？杨柳院里，阳光照耀雪地的景象为顺哥一人独有。尤其感谢小女孩，天使一般叫唤周伯伯（bóbo）——拜拜（bāibai），让顺哥灵机一动，做了一番借题发挥的沟通。顺哥知道冯书记不会忽略他是一个跛子，但因了小女孩，冯书记便知道他依然忌讳bǒ（谐“跛”音）、bāi（拜，在方言里跟“跛”同义）二字呢。忌讳是一种深刻的内伤，除了印证冯书记的情谊盛大，又让那恩典加入悲悯，像糖拌入水中。

顺哥揣着一颗丰盈的心走出杨柳院……

可是，不一会儿，途经H省大礼堂时，东南方向的一幢高耸的大厦投来一片阴影，竟然把礼堂正面的一挂红布条幅遮掩了半截。那条幅上写着：向周大顺同志学习！春节前，顺哥来这里作报告，大礼

堂内灯光灿烂掌声沸腾，让他光荣得满头大汗呢。顺哥看看阴阳的条幅，感到风景倏暗，仿佛自个儿突然间也不那么光明了。别处的阳光和雪地仍是耀眼，顺哥心头泛起怪异的伤感。

那伤感便随了顺哥，直到坐上一辆红客车离开省城。车子一路摇摇晃晃，车外白亮白亮的，车上的人们在谈论 1983 年的春天。有一只胳膊毫无理由地捣了他一下。他就那样抱胸闭目，一直没有睁开眼皮……

红客车出了省城，驶向江汉平原。

那里确是“中国的中”，但那里的人无论是否被京城的士司机问过“听口音您是南方来的吧”，其实没什么实质意味。在那里，除了顽固的方言，中国有的它都有，中国没有的它都没有，中国怎样它便怎样，譬如土地、阳光、风雨雪、四季、村组与乡镇、群众与干部、政策与政治、开会、看党报、人吃大米、好人坏人坏、所有人都爱钱、所有男人都好色、所有女人都蹲着撒尿、所有性交坚持雄上雌下的姿势、故事隐于春绿秋黄、村头有人拿目光追赶开往城市的汽车；而畜禽无德，牛吃草猪吃糠狗吃屎鸡扒地鸭子划水阳雀子在天上乱飞……虽是平原地貌，因为农业相似，也谈不上独一无二。那里可以同中国一起在地球上别具一格。

而当年，顺哥正在为如何才能跟天下人一个样儿深感焦虑呢……

顺哥打小就是跛子，因此曾经是一个极坏的孩子。大约党和人民都忙，无暇这么看，但他本人知道自己的坏。因为他是故意的。到底干过哪些坏事也说不上来。总之，但凡是白天，他便在麻雀似的小伙伴面前扮成乖戾的鹰隼，很恶。可他偏偏又讨厌白天，讨厌做麻雀面前的老鹰，因为自己还不如一只麻雀。

他喜欢黑夜以及黑夜里的梦。他的心中一直搁着两个无比高级的梦：一次，他在自家的台坡上放眼望去，天下人全是跛子，到处都是跛子在歪在颠，在拖在甩，在晃在摇，在蹦跳在歌舞在欢笑；他兴奋地加入，跛得最为出色，做了跛子们的大队长，他幸福得哭号起来。又一次，居然有阳光白云和悠悠的南风，大地陡然歪成一个无边